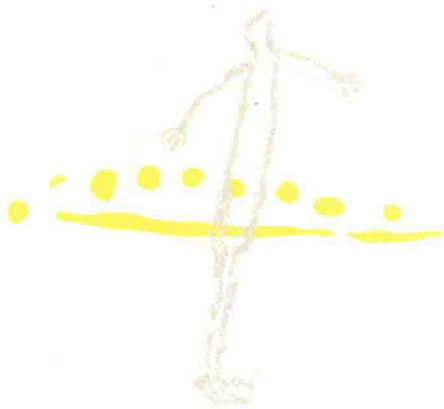


Jorge Luis  
**Borges**

El otro, el mismo



另一个，同一个

〔阿根廷〕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 著

王永年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# 另一个，同一个

[阿根廷] 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 著

王永年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另一个,同一个 / (阿根廷) 博尔赫斯 (Borges, J. L.) 著;

王永年译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6.8

(博尔赫斯全集)

ISBN 978-7-5327-7125-7

I. ①另… II. ①博… ②王… III. ①诗集—阿根廷—

现代 IV. ①I783.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8774号

JORGE LUIS BORGES

El otro, el mismo

Copyright © 1996 by María Kodama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10-605号

本书由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出版

另一个,同一个

El otro, el mismo

JORGE LUIS BORGES

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 著

王永年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缪伶超

装帧设计 陆智昌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27,000

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125-7/I · 4311

定价: 3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39907735



Jorge Luis  
Borges

El otro, el mismo

## 目 录

- 1\_ 序言
- 5\_ 失眠
- 8\_ 英文诗两首
- 11\_ 循环的夜
- 15\_ 关于地狱和天国
- 18\_ 猜测的诗
- 22\_ 第四元素的诗
- 26\_ 致诗选中的一位小诗人
- 28\_ 纪念胡宁战役的胜利者苏亚雷斯上校的诗篇
- 31\_ 《马太福音》第二十五章第三十节
- 34\_ 罗盘
- 36\_ 萨洛尼卡的钥匙
- 38\_ 一位十三世纪的诗人
- 40\_ 乌尔比纳的一名士兵

- 42\_ 界限
- 46\_ 巴尔塔萨·格拉西安
- 49\_ 一个撒克逊人（公元四四九年）
- 52\_ 假人
- 58\_ 探戈
- 63\_ 另一个
- 65\_ 玫瑰与弥尔顿
- 67\_ 读者
- 69\_ 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第十四节
- 71\_ 觉醒
- 73\_ 致不再年轻的人
- 75\_ 亚历山大·塞尔扣克
- 77\_ 《奥德赛》第二十三卷
- 79\_ 他

- 81\_ 萨缅托
- 83\_ 致一位一八九九年的小诗人
- 85\_ 得克萨斯
- 87\_ 写在一册《贝奥武甫》上的诗
- 89\_ 亨吉斯特国王
- 92\_ 片断
- 94\_ 约克大教堂的一把剑
- 96\_ 致一位撒克逊诗人
- 99\_ 斯诺里·斯图鲁松
- 101\_ 致卡尔十二世
- 103\_ 伊曼纽尔·斯维登堡
- 105\_ 乔纳森·爱德华兹
- 107\_ 爱默生
- 109\_ 埃德加·爱伦·坡

- 111\_ 卡姆登，一八九二年
- 113\_ 巴黎，一八五六年
- 115\_ 拉斐尔·坎西诺斯-阿森斯
- 117\_ 谜
- 119\_ 瞬息
- 121\_ 致酒
- 123\_ 酒的十四行诗
- 125\_ 一九六四年
- 128\_ 饥饿
- 131\_ 外地人
- 134\_ 致读者
- 136\_ 炼金术士
- 138\_ 某人
- 141\_ 永恒（一）



- 143\_ 永恒 (二)
- 145\_ 俄狄浦斯与谜语
- 147\_ 斯宾诺莎
- 149\_ 西班牙
- 152\_ 挽歌
- 154\_ 亚当被逐
- 156\_ 致一枚钱币
- 158\_ 关于天赐的诗 (另一首)
- 164\_ 一九六六年写的颂歌
- 167\_ 梦
- 169\_ 胡宁
- 170\_ 李将军的一名士兵 (一八六二年)
- 172\_ 海洋
- 174\_ 一六四九年的一个早晨

- 176\_ 致一位撒克逊诗人
- 178\_ 布宜诺斯艾利斯
- 180\_ 布宜诺斯艾利斯（另一首）
- 182\_ 致儿子
- 184\_ 匕首
- 186\_ 死去的痞子

## 序 言

我与世无争，平时漫不经心，有时出于激情，陆陆续续写了不少诗，在结集出版的书中间，《另一个，同一个》是我偏爱的一本。《关于天赐的诗》（另一首）、《猜测的诗》、《玫瑰与弥尔顿》和《胡宁》都收在这个集子里，如果不算敝帚自珍的话，这几首诗没有让我丢人现眼。集子里还有我熟悉的事物：布宜诺斯艾利斯、对先辈的崇敬、日耳曼语言文化研究、流逝的时间和持久的本体之间的矛盾，以及发现构成我们的物质——时间——可以共有时感到的惊愕。

这本书只是一个汇编，其中的篇章是在不同时刻、不同的情绪下写成的，没有整体构思。因此，单调、字眼的重复，甚至整行诗句的重复是意料中事。作家（我们姑且如此称呼）

阿尔韦托·伊达尔戈在他维多利亚街家里的聚会上说我写作有个习惯，即每一页要写两次，两次之间只有微不足道的变化。我当时回嘴说，他的二元性不下于我，只不过就他的具体情况而言，第一稿出于别人之手。那时候我们就这样互相取笑，如今想起来有点抱歉，但也值得怀念。大家都想充当逸闻趣事的主角。其实伊达尔戈的评论是有道理的；《亚历山大·塞尔扣克》和《〈奥德赛〉第二十三卷》没有明显的区别。《匕首》预先展示了我题名为《北区的刀子》的那首米隆加，也许还有题为《遭遇》的那篇小说。我始终弄不明白的是，我第二次写的东西，好像是不由自主的回声似的，总是比第一次写的差劲。在得克萨斯州地处沙漠边缘的拉伯克，一位身材高挑的姑娘问我写《假人》时是否打算搞一个《环形废墟》的变体；我回答她说，我横穿了整个美洲才得到启示，那是由衷之言。此外，两篇东西还是有区别的；一篇写的是被梦见的做梦人，后一篇写的是神与人的关系，或许还有诗人与作品的关系。

人的语言包含着某种不可避免的传统。事实上，个人的试验是微不足道的，除非创新者甘心制造出一件博物馆的

藏品，或者像乔伊斯的《芬尼根的守灵夜》，或者像贡戈拉的《孤独》那样，供文学史家讨论的游戏文章，或者仅仅是惊世骇俗的作品。我有时候跃跃欲试，想把英语或者德语的音乐性移植到西班牙语里来；假如我干了这件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，我就成了一位伟大的诗人，正如加西拉索把意大利语的音乐性，那位塞维利亚无名氏把罗马语言的音乐性，鲁文·达里奥把法语的音乐性移植到了西班牙语一样。我的尝试只限于用音节很少的字写了一些草稿，然后明智地销毁了。

作家的命运是很奇特的。开头往往是巴罗克式，爱虚荣的巴罗克式，多年后，如果吉星高照，他有可能达到的不是简练（简练算不了什么），而是谦逊而隐蔽的复杂性。

我从藏书——我父亲的藏书——受到的教育比从学校里受到的多；不管时间和地点如何变化无常，我认为我从那些钟爱的书卷里得益匪浅。在《猜测的诗》里可以看出罗伯特·勃朗宁的戏剧独白的影响；在别的诗里可以看出卢贡内斯以及我所希望的惠特曼的影响。今天重读这些篇章时，我觉得更接近的是现代主义，而不是它的败坏所产生的、如今反过来否定它的那些流派。

佩特<sup>1</sup>说过，一切艺术都倾向于具有音乐的属性，那也许是因为就音乐而言，实质就是形式，我们能够叙说一个短篇小说的梗概，却不能叙说音乐的旋律。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接受，诗歌就成了一门杂交的艺术：作为抽象的符号体系的语言就服从于音乐目的了。这一错误的概念要归咎于词典。人们往往忘了词典是人工汇编的，在语言之后很久才出现。语言的起源是非理性的，具有魔幻性质。丹麦人念出托尔、撒克逊人念出图诺尔时，并不知道它们代表雷神或者闪电之后的轰响。诗歌要回归那古老的魔幻。它没有定规，仿佛在暗中行走一样，既犹豫又大胆。诗歌是神秘的棋局，棋盘和棋子像是在梦中一样变化不定，我即使死后也会魂牵梦萦。

豪·路·博尔赫斯

---

1 Walter Horatio Pater (1839—1894)，英国评论家、散文家，倡导一种精美的散文体裁，对唯美主义有较大影响。

## 失 眠

夜晚，

夜晚准是巨大的弯曲钢梁构成，  
才没有被我目不暇给的纷纭事物，  
那些充斥其中的不和谐的事物，  
把它撑破，使它脱底。

在漫长的铁路旅途，  
在人们相互厌烦的宴会，  
在败落的郊区，  
在塑像湿润的燠热的庄园，  
在人马拥挤的夜晚，

海拔、气温和光线使我的躯体厌倦。

今晚的宇宙具有遗忘的浩淼  
和狂热的精确。

我徒劳地想摆脱自己的躯体，  
摆脱不眠的镜子（它不停地反映窥视），  
摆脱庭院重复的房屋，  
摆脱那个泥泞的地方，  
那里的小巷风吹都有气无力，  
再前去便是支离破碎的郊区。

我徒劳地期待  
入梦之前的象征和分崩离析。

宇宙的历史仍在继续：  
龇齿死亡的细微方向，  
我血液的循环和星球的运行。  
(我曾憎恨池塘的死水，我曾厌烦傍晚的鸟鸣。)



南部郊区几里不断的累人路程，  
几里遍地垃圾的潘帕斯草原，几里的诅咒，  
在记忆中拂拭不去，  
经常受涝的地块，像狗一样扎堆的牧场，恶臭的池塘：  
我是这些静止的东西的讨厌的守卫。  
铁丝、土台、废纸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垃圾。

今晚我感到了可怕的静止：  
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时间中死去，  
因为这个不可避免的铁和泥土的现实  
必须穿越所有人睡或死去的人的冷漠  
——即使他们躲藏在败坏和世纪之中——  
并且使他们遭到可怕的失眠的折磨。

酒渣色的云使天空显得粗俗，  
为我紧闭的眼帘带来黎明。

一九三六年，阿德罗格